

曙光照耀着加里庫拉村

簡 · 果戈拉捷著



時代出版社

曙光照耀着加里庫拉村

簡·果戈拉捷著

阿 里 譯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Тенгиз Гоголадзе

ЗАРЯ ПОДНЯЛАСЬ НАД

ГАЛИКУЛОЙ

(Из «Грузин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»)

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1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一個落後的集體農莊爲提高產量和改善生活而進行的鬥爭。這個落後的農莊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和關懷，終於改選了不稱職的主席和管理委員，整頓了勞動組織，批評了落後分子。因此，農莊莊員的生產熱情大大提高，並與鄰近的農莊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。

本書以生動的事實說明提高產量和生活水平，乃是生活本身所提出的問題，而領導者應善於去解決這些問題。作者以極其動人的筆觸，描寫了格魯吉亞的自然景色和青年人的勞動與愛情，描寫了社會主義社會中互相幫助、共同進步的那種完全新的人與人間的關係。

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
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北京市教濟分會印刷廠印刷 北京市教濟分會印刷廠裝訂

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

開本：787×1079 1/32 印張：2—28/32

1—16,570冊 62千字

一個勞動的白天過後，傍晚像個被人企望的客人一樣來到了村莊。西邊還在泛着蒼白色的天空，漸漸昏暗下去，星星越來越多地在天上閃爍。蟬聲蛙鳴打破了傍晚的沉寂……正是這個時候，巴爾納·杜爾格利什維里從哥里附近的鄰村阿哈爾齊赫村回家，他沿着跨過山崗和小丘直通加里庫拉去的小路走着。

快到自己的村子時，他聽見了小山背後有打穀機的隆隆聲。

巴爾納停下來傾聽着；接着急急地從小徑轉上大土道，登上山崗，從那裏向下俯視。廣闊的打穀場遠遠地伸展開去——一直伸展到田野盡頭的專科學校的白色校舍的跟前。女人們的頭巾閃動着；人、機器——全都湮沒在穀殼的濃霧中。有些人從大草垛上把禾捆扔下來，另一些人馬上用三齒叉托住，把這些禾捆交給另一些人放到打穀機上。拖拉機的燈光照射着打穀場，與月光溶成一片。

今天將近晌午，巴爾納動身上阿哈爾齊赫村，經過打穀場的時候，集體農莊莊員們正把一捆捆被灼熱的七月太陽晒乾的穀穗攤開，用舊法子——拿連枷來打穀。現在，打穀場

上却響起打穀機的聲音。

「大概，我們的捷多被人痛罵了一頓……他在加油哩！……可是，已經來不及了，事情反正是糾正不了啦，」老頭兒懊惱地想着。

巴爾納又回到小徑上，向谷地走下去，踰過小溪，登上山崗，往村裏去了。

他負着自己思想上的重荷，佝僂地走着，這些思想比他背上的穀袋更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。

在他兄弟那裏，在阿哈爾齊赫村，看見了多麼令人驚奇的事呵！他是不是在夢裏見到這些事情呢？

巴爾納還沒有走到弟弟的院子，在路上就碰到他。一輛滿載穀物的大車，軋軋地從大土道轉上了村道。一頭肥壯的、全身被露珠般的汗水浸濕了的犍牛，吃力地拉着牛軛。巴爾納的弟弟查克羅，端坐在大車前面。他把手自由自在地支在膝上，輕揮着柔軟的長鞭，時而打一下牛背的這一側，時而打一下牛背的那一側，嘴裏在哼着一隻柔和的趕車人的歌曲。

巴爾納同弟弟打了招呼。

「哎呀呀，查克羅！連星期日都不歇一歇呀！你要把糧食運到哪兒去？」他問。

「你看不出來往哪兒去嗎？瞧，這條路是直通到我家去的，」查克羅心滿意足地微笑着回答，並讓犍牛停住。「今天，」他補上一句說，「我還得再運一趟哩。」

他從大車上下來，在轅杆下支起一根木棍，鬆了鬆牛軛上的皮帶。

巴爾納一語不發地瞅着他的弟弟，陷入了一種木然不動的狀態。

「哥哥，你怎麼啦？」查克羅吃驚起來。

「唔，弟弟！我們的糧食直到現在還沒打完，你却在一大車一大車往家裏運了！唉，親愛的查克羅，連一點兒可給我措回去的東西都沒有！」

查克羅懷疑地瞅着哥哥。

「哼！在那裏有什麼話可說！你是認識我們的主席的。他是個什麼樣的主席呀！糟糕透了！他近來什麼事情都不管了。他不把集體農莊看在眼裏！他說：『好吧，你們這片沒用的土地都交給你們，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！』」

查克羅聳聳肩。看來，他對哥哥的話並不特別同情。

「奇怪！」他最後說。「一切事情都依賴一個主席，這在哪裏看得到呀！別的人是怎麼呢？在我們這裏，譬如說，為事情操心的就不光是主席。為集體農莊而傷腦筋的，不僅僅有我們的蘆亢！難道我們的共產黨員們能容忍這樣破壞計劃的現象嗎？再說，我們自己，集體農莊莊員們，現在也不是沒有辦法，我的哥哥。」

於是，查克羅不以爲然地搖搖頭。

巴爾納的耳朵裏，直到現在還響着弟弟的責難的話。

巴爾納·杜爾格利什維里的整齊的石砌的二層樓房，座落在小溪旁。一座淺藍的陽台橫臥在房子的整個正面，傲然地懸掛在那精緻的院子上。院子裏有花卉和果樹，都是巴爾納和他的妻子葉蓮娜在年青時候親手栽種的。一株高大的，綠蔭如蓋的胡桃樹披覆着院子的一隅。

巴爾納走到了自己院子的圍牆門前。

房子一片沉寂，儼若一座沒人居住的住宅。沒有一縷光亮從窗戶，或從縫隙裏透出來。只有明月以它銀白色的光輝，沐浴着淺藍色的陽台，陽台上有一個孤零零的女人的身影。

自從巴爾納和他的老伴把獨養女嫁出去以後，他們的房子就顯得非常沉寂了。

他們在有月亮的傍晚，通常是不點燈的，在清朗的月光下吃完晚飯，便久久地坐在陽台上，互相低聲交談到深夜。

巴爾納和他的妻子都不習慣這樣的沉寂，因此，每當他們的近鄰達季柯·吉烏納什維里的女兒、年青的姑娘瑪克娃拉到他們家來的時候，他們總是很高興的。瑪克娃拉也願意常到這裏來，——幫葉蓮娜料理家務，跟她聊天，爲她的單調的日子增添樂趣。

巴爾納把穀袋卸下肩來，放到地上，然後打開了圍牆門，兩手抱着它穿過院子。葉蓮娜一聽見門聲，立刻就準備離開陽台。她回過身來，急匆匆地走下樓梯，到院子裏去了。

一隻懶洋洋的看門狗，在樓梯底下打盹，它本來想大聲吠起來，可是曉得是主人以後，便知罪地輕輕哼了一聲，並且搖起尾巴來了。

「叫狼撕了你！」巴爾納叱罵了它一句。

「巴爾納！」妻子感到驚訝。「你怎麼啦！你把我嚇壞了。」

「好哇！狗連主子都認不得啦。只是我可不在乎這個！」老頭兒嘮嘮叨叨地跟着妻子到穀倉裏去了。

老婆子到穀倉裏點上燈，接着，兩人抬起了袋子，將穀粒倒入打開的箱子裏。

「近來認不得你了！」葉蓮娜開始說。「你好像是變了！」

「瑪克娃娃來過沒有？」巴爾納逃避回答地問道，還惡狠狠地把空袋子扔到箱蓋上。

「瑪克娃娃拉有自己要操心的事，可不能老待在咱們這裏！你一整天不在家——我一個人間得够嗆。」

「咳，又來那一套！」巴爾納氣沖沖地回答，接着又一聲不響了。

一樁憂愁的事情使他很難過，他把這件事深深地藏在心裏，連自個兒都不願意去想它。可是，這件十分重要的事必須加以考慮，商量和作出決定，——除了他的老伴，他還

能同誰作出決定呢？他們就談一整夜，也是談不完的。可是這要怎麼談呢，要從何談起呢？

他站起來，不慌不忙地掀開了箱蓋，抓起一把穀粒，捧到葉蓮娜面前，對她說：

「你看見嗎？」

「當然看見啦！」老婆子覺得奇怪。

「糧食！」巴爾納從心坎深處吐出了這句話。

他坐到箱子上，手掌裏還握着那把穀粒。

「咱們的快樂算是完囉！」他用嘎啞的聲音打開了話頭。「沒有糧食，人們也不能得幸福；可是要知道，我們却待在這裏，待在本鄉本土等死！我真心疼，我打心裏覺得難為情！咱們在打仗的時候，用汗水去灌溉土地，爲的是要咱們的子弟在前方能吃得飽。現在戰爭結束了，他們都凱旋回來了，你瞧瞧吧——周圍是怎麼樣的呵！不論在諾斯捷，埃爾塔茨明捷，還是阿哈爾齊赫，到處生活都過得熱火朝天……大家爲了恢復經濟和繼續鞏固我國的實力，都在愉快的勞動中打成一片，好像一個人一樣！你看看阿哈爾齊赫村創造了什麼！願老天保佑蘆亢，保佑他的手和眼睛。這樣的人才配叫做主席！咱們的傻瓜捷多真不配！所有的情況我都看見了。許多集體農莊的穀倉都是滿滿的，差不多都要給糧食擠破了，莊員們都按自己的勞動日取得報酬，一大車一大車把糧食運回家去。可是我呢？我

却不得不去向弟弟告借！咱們的莊稼長得還沒有膝蓋高，咱們的雙手算是白累了，咱們的鋤刀也算是白揮了！我不能夠再這樣下去！別人愛怎麼樣我管不着，可是我不能過這樣的生活了。告訴你吧！我打算暫時離開家，去找那種不致使我感到慚愧的工作。」

他沉默不語了。

瑪克娃拉走進了院子，看見了穀倉裏射出的燈光，就到那裏去了。

她遠遠地從洞開的門裏看見了老頭子和他妻子的心神紊亂的臉。她走近穀倉，無意中偷聽了他們的談話。

巴爾納凝視着妻子的眼睛，彷彿要她相信他的決定是正確的。

「葉蓮娜，咱們離開這兒吧！搬到咱們的勞動既會給咱們，也會給別人帶來好處的地方去吧！難道有比看見自己的勞動果實更快活的事情嗎？」他沉默了一會兒，又補充說：

「葉蓮娜，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？」

他是這樣發問的，好像他曾經一百次向自己提過這個問題一樣。

「我能夠說什麼……這樣的事情……」葉蓮娜猶豫不決地說。

「現在時候還不晚，我該去找一找捷多。趁心裏的痛苦還沒有平息，我要把積鬱在心頭的一切都告訴他。但願他肯放我走。唉，我今天可得對他多說幾句好話！……」

巴爾納站了起來，抓起自己的氈帽，就往外走。

「巴爾納大叔！」瑪克娃拉站在門口，她的胸脯挺得很高。

「你有什麼事，姑娘？」

「你打算到哪兒去？」於是她像歎息似的說：「這怎麼能行呵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，姑娘？」

「我說的是你打算做的那件事。我全都聽見了。你想扔開集體農莊——就在這樣的時候？！」

巴爾納惱怒地蹙起眉頭，可是終究還是回答道：

「不是的，我絕不願扔開集體農莊，可是在這裏却是沒活兒幹。我要在我的工作能帶來好處的地方幹活。你明白嗎？」

巴爾納打算從姑娘身邊走過去，可是她把門堵住說：

「巴爾納大叔，這樣可不成！你想想：要是每一個人都這麼辦，結果會怎麼樣呢？」

「別人愛怎麼樣我管不着，但是再這樣下去我可受不了啦。」

「巴爾納大叔！你忍一忍吧，不久咱們這裏就要變樣啦……戰爭不久前才結束。你自己知道，我們那些年青小伙子們都復員回來了……等一等吧……」

「噢，不！我已經忍無可忍了。還得等多久？你的哥哥祖臘勃不就是復員回來的嗎？」

我沒有說的，他仗是打得漂亮，胸膛上掛滿了勳章和獎章……往後呢……要等着，一直等

到他打算動手工作的時候？……不，姑娘，你要原諒我……我要工作，我最關心的就是工作！」

於是巴爾納一步跨出了門檻。

二

穀倉裏靜寂無聲了。瑪克娃拉把一隻手撐在箱子上，默默地看着燈上乍明乍暗的火燄。葉蓮娜同情她的丈夫，她不願同瑪克娃拉說什麼，看來瑪克娃拉是另一種心情。瑪克娃拉的父親是位工作隊長，當然，她自己也是熱愛勞動的。就勤勞而論，巴爾納並不落後於他們。他們相信集體農莊的生活就會有所改變，而巴爾納却不願意等待。葉蓮娜覺得瑪克娃拉也有正確的地方，不過，她不想干與這件事，還是讓當家的自己去決定吧。

她記起巴爾納曾經說過，莊稼無論如何也不能長得比膝蓋高的集體農莊，是不稱他的心的，然而莊稼本應長得跟胸膛一樣高。在加里庫拉村的田地上，根本沒有長過這樣的莊稼。本地農民甚至有過這樣一句富有幻想意味的諺語：「莊稼應該長得能遮住馬兒和騎馬的人。」巴爾納所夢想的就是這樣的莊稼。

當戰爭爆發，加里庫拉村的壯年男子都去保衛祖國的時候，老人們和婦女們同鄰近幾個集體農莊展開了競賽，可也沒有落後於別人。然而現在呢？戰爭結束了，我們的勇士們都返回家園來了。在加里庫拉村，生活的巨輪還完全照着老樣子滾動。

鄰近幾個村莊這時積藏了相當多糧食。有一些這樣的村莊正在大興土木——有的修建發電站，有的修建俱樂部，有的修建澡堂。生活在大踏步地前進着。在那條經加里庫拉村通往國家採購站的道路上，加里庫拉村的人們都親眼看見了各村來的滿載着糧食、甜菜和玉米的車隊。加里庫拉村的空蕩蕩的大車，怎能與他們相比！這幅圖景，刺痛了巴爾納這個向來是安祥的、謙遜的勞動者的心。

「戰爭結束了，」他說，「我要這樣地生活和工作，使得收穫能因我的勞動而得到提高，這是我所高興的。」

「嘿！」葉蓮娜也驕傲地自忖道，「看來，我的巴爾納還精力充沛；看來，他還是年青的，脾氣還這麼急躁！」

「姑娘，咱們上陽台去吧，」葉蓮娜對瑪克娃拉說。「喂，你幹嗎灰心喪氣？」

「不，我還是回去！」瑪克娃拉清醒過來之後說。她辭別了葉蓮娜，匆匆穿過院子，隨手掩上了圍牆門。

「怎麼辦呢？誰能使巴爾納冷靜下來呢？」瑪克娃拉詢問自己。

「沙克羅！」她突然大聲喊出來。

她全身都充滿了愉快的感情。

他們是自幼一塊兒在故鄉的天空下長大起來的。已經有兩年了，每當她呼喚這個名字時，心裏便引起一種美妙的、令人陶醉的反響。兩年來，甚至在獨自一個人高聲喊他的名字時，她都感到羞怯。她自己也覺得奇怪，近來爲什麼要同他避不見面。

沙克羅復員回來後，在村子裏一共只待了兩個星期，接着就到梯比里斯黨校去學習了。瑪克娃拉彷彿用這個名字在自己心裏築起了一座堡壘，在自己的一切事情和一切思想上，都依靠着它。她再不能設想沒有這種奇妙感覺的生活。她覺得沙克羅也經常有着一種偏促不安的感情，因此，當他們碰到一塊兒時，她更加覺得不好意思了。

他從城裏回來已經五天了。全村的人從小就認識他，他們敬重他的智慧和剛強的性格，當他被選爲黨小組長時，他們都爲他高興。

集體農莊裏的一切事情，若不對沙克羅，那末該對誰去談呢？今天的情況使瑪克娃拉深信，再等待和遲疑下去是不行的，該拿出什麼辦法來。從巴爾納的情緒上可以看出，集體農莊的事情弄到了什麼地步。現在該是黨小組長來過問的時候了。瑪克娃拉帶着這些念頭走到自己的院子，沉重地坐到圍牆門旁的長凳上。

瑪克娃拉的父親達季柯·吉烏納什維里，是一位工作隊長，與巴爾納同年。他們是很要好的鄰居，他們的院子彼此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。只是達季柯在小溪邊有一間小打鐵坊，他酷愛當個鐵匠。他喜歡琢磨、修理和鍛打各種鐵器。打鐵坊在他的心中所佔的地位，不亞於農業。他既不願放棄鐵匠業，也不願放棄農業。他教會了本村的許多小伙子幹打鐵的活，並且頗以此自豪。打鐵坊的周圍，經常堆滿了犁、鐮刀、鐵車軛、鋤頭和各種廢鐵。如果有人找達季柯，他就可以直接到那裏去。

達季柯有個兒子，名叫祖臘勃，就是瑪克娃拉的哥哥。戰爭期間，他在前綫音信渺然，絕望的悲痛折磨着父母的心。所有的人都不再盼望他回來了，可是，有一天他却突然出現在老家的門口。他已經長成了大人，並且受到了鍛鍊；他的寬闊的胸膛上綴滿了由於英勇無畏的行爲而獲得的勳章和獎章。黑眼珠的美麗姑娘們的目光，都偷偷地瞟着他。一家人的悲痛，在這快樂的光綫下都消失了，溫柔的微笑又顯露在母親的滿佈着細微皺紋的臉上。

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，愛好勞動的達季柯一家覺得詫異和受了委屈，因為，祖臘勃

復員回來以後，一次也沒有間起戰前他在那裏當過拖拉機手的農業機器站的情況。

達季柯不喜歡懶漢和二流子，而他更不能饒恕兒子長日地遊手好閒。有一次，吃過晚飯，他把心裏的話都對祖臘勃說了。

「爸爸，我在前綫流了很多血。讓我歇歇吧，工作是逃不了的，」祖臘勃簡截地回答道。

母親插嘴說：

「孩子，你要是知道我們在這裏受的苦，你也許會可憐我們的。我們因為你回來了而感到非常幸福，而且因為你帶着為祖國流血而受到獎賞的光榮回來了，更使我們覺得慶幸……可是，孩子，難道你的生活和你的光榮，到此就完結了嗎？人們都開始輕視你……」

「我這些勳章本身就可以說明我為前方出了多少力，吃了多少苦。為什麼他們應該輕視我呢？」

「你是說，要歇一歇，養足力氣，」父親說。「可是，依我看，你已經歇够了！你自己看看：咱們村裏的所有小伙子都推動不了你！……我不能了解你……」

母親溫存地用手撫摸着他的勳章，並且輕輕地說道：

「孩子，爲了這些東西，我把我的祝福給了你！你的功勳使我的心充滿了驕傲。不過，這些功勳都是過去的事情！而現在……」

「是呀，時間很緊迫了！只有沙克羅能挽救咱們集體農莊的榮譽。他一定會勸止忠實而愛好勞動的巴爾納，放棄他那不名譽的逃跑打算！馬上就到他那裏去！可是鄰人們會突然看見我怎樣獨個兒悄悄到他那裏去嗎？他們會說……」姑娘突然想到這一點，嚇得打斷了這種念頭。「不，我不怕！人家要怎麼想，就讓他們去想吧。全村的人都認識我的！」她安慰着自己。——今天，沙克羅務必去同巴爾納談一談。瑪克娃拉也深信沙克羅是有辦法的。她覺得沙克羅更加親切，更加可愛了。至於捷多，簡直是個二流子！他除了自己的口腹，還對什麼東西感到興趣呢？難道這樣的人能引導人們，能鼓舞人們的熱情，能合理地組織工作嗎？……」

瑪克娃拉毅然決然地從門旁的長凳上站了起來，向着沙克羅·阿里姆巴拉什維里的家走去。她愈走近目的地，就愈走得快，到後來她差不多是在跑了。

她木然地停在沙克羅的房子前面的圍牆門旁邊。心在卜卜地跳動着。整個傍晚在她腦海裏一直是如此清晰和有條不紊的一切思想，突然間亂成一團了。她覺得，她所有的只是一顆對沙克羅充滿了愛戀的心；她把這顆心帶給他，以便在今天，一定要在今天夜晚對他